

□张向阳

“拣尽寒枝不肯栖，
寂寞沙洲冷”

元丰八年(1085)六月下旬，因“乌台诗案”谪居黄州的苏轼被朝廷重新起用，新官职是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(辖今蓬莱、龙口、牟平、文登等4区市)，既要管理登州的军事，也要管理政务。全家老小都非常高兴，这意味着苏轼终于解脱了5年多的“罪臣”身份东山再起，贬谪流离的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。

赴任登州是苏轼人生的转折，这要从“乌台诗案”说起。在杭州、密州、徐州任职期间，苏轼的诗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讥讽时事，批判新法的。1079年，42岁的苏轼刚从徐州调任湖州，在《湖州谢上表》中，苏轼写道：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一些人抓住“新进”与“生事”等语句，作为苏轼罪证的把柄。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，称用语暗藏讥刺朝政，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“一有水旱之灾，盗贼之变，轼必倡言，归咎新法，喜动颜色”，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，并请求对苏轼“大明诛赏，以示天下”。监察御史里行舒亶、御史中丞李定等也纷纷弹劾苏轼：“怀怨天之心，造讪上之语”，罪在当诛。

这个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，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乌台就是御史台的别称，因御史台中有柏树，常有成群结队的乌鸦栖居在上面，故称“乌台”，苏轼的案子是因诗而起，故称诗案。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监狱，四个多月的关押与折磨，让他觉得自己难逃一死，写下“是处青山可埋骨，他时夜雨独伤神”的绝笔之句。苏辙等人通过各种方法进行营救，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皇帝：“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？”甚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向神宗进言：“自古大度之主，不以言语罪人。”苏轼终免一死，贬谪为“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”，谪居黄州。劫后逢生的苏轼孤独、迷茫，在定慧院写下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”万籁俱寂，苏东坡孤独地徘徊在月夜的清晖下，月挂疏桐，孤鸿远影，寒枝沙洲等场景构建起空旷孤寂的时空意象，孤鸿缥缈若仙的诗意之美象征了“幽人”的超凡脱俗，营造出空灵飞动、高旷洒脱、风格清奇的审美境界，是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”孤高自守品格的写照。

除了心情的郁闷，全家20多口人的生计也是问题。幸亏老友马正卿赶到黄州，哀其乏食，向太守徐君猷申请了一块荒废军营地给他耕种。这块满是荆棘瓦砾的荒地 in 城东山坡上，苏轼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从此，苏东坡横空出世了。他躬耕陇亩之中，俯仰自适天地，荣辱笑写春秋。苏东坡谪黄期间创作的“黄州四杰”：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寒食诗帖》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千古传颂。尽管生活困顿，“春江欲入户”“空庖煮寒菜”，但他依然



苏轼在蓬莱：
公来仅五日，此地已千秋

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苏轼的人生充满了频繁转徙的漂泊感，他用自嘲的口吻说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然而追寻他在山东的“诗和远方”，则有密州、齐州、登州。1085年，他第二次踏上齐鲁大地，来到登州赴任，在只有短短五天的任期内，留下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的美谈。

站在赤壁矶头，壮怀激烈，看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吟诵千古风流人物，在这里，苏东坡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

“重来父老喜我在，
扶挈老幼相遮攀”

苏轼的复出是有原因的，1085年3月，支持新法的宋神宗积劳成疾病死，十岁的赵煦继位，他就是宋哲宗，年号“元祐”，神宗之母高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她对熙宁变法持有不同意见，起用变法的反对派司马光为相，贬斥变法派。被变法派贬斥的官员都被重新起用，苏轼名列其中。

登州是齐鲁大地上的“山海名邦”，苏轼自然非常向往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正好他的好哥们穆珣要去越州(绍兴)赴任，因为越州、登州皆有蓬莱阁，苏轼在前往登州的途中，给穆珣写下诗句“樽前俱是蓬莱守，莫放高楼雪月闲”，酒樽前的朋友们都像蓬莱仙境的守望者，不要让高楼上的雪月美景闲着，劝大家不要虚度美丽的时光，表达自己畅快喜悦的心情。苏轼的行程是这样安排的，经金陵、扬州、泗州、常州、海州(今连云港)，抵达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密州。

从熙宁九年(1076)苏轼离开密州，到这次故地重游，已经过去9年了，当地百姓感谢他在密州的功绩，得知他回来，扶老携幼夹道欢迎，“重来父老喜我在，扶挈老幼相遮攀”。密州太守霍翔置酒超然台，为寻旧迹并赋诗。苏轼重登超然台，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，超然台上抚今追昔，他曾在月下举杯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；远处常山苍翠，他曾在山脚“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

卷平冈”……慷当以慨，他挥笔写下《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》，回忆起十年前与百姓共同应对蝗旱之灾，与刘庭式等同僚围着城墙采摘杞菊的往事，饱览熟悉的山川风物，感慨不尽“孤云落日在马耳，照耀金碧开烟鬟”，同时希望霍翔太守搞好农田水利，防患于未然：“却淇自古北流水，跳波下濑鸣环环。愿公谈笑作石埭，坐使城郭生溪湾。”

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写道：“苏东坡在六月，到山东沿海去就新职。由青岛附近，开始乘船，绕山东半岛而行。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后五天，他又应召晋京。”然而，就在这短短的5天里，苏东坡就把关注百姓社稷的拳拳报国之心、蓬莱仙境的山海奇幻写进了诗词，写进了历史，让蓬莱阁从此成为闻名天下的地理文化地标。

“入境问农，
首见父老”

上任伊始，苏轼就发现登州“下临涨海，人淳事简，地瘠民贫”，他深入民间走访百姓疾苦，了解民情，“入境问农，首见父老”“戴白扶杖，争来马前”，年迈的百姓拄着拐杖争相来到苏轼马前，盼望朝廷施行新政(《登州谢上表》)，他也渴望为登州百姓造福一方，在古老的东夷大地上建功立业。

遗憾的是，他到任仅仅五日，便奉令还朝，任命中书舍人。短短几天，他敏锐地发现了登州军政与财税存在的两大问题，在回京任职途中，苏轼写下两封奏折——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，都是涉及国计民生的紧要问题。

在宋代，登州位于山东半

岛的东北部，濒临渤海、黄海，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，是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，随着北方辽国的侵略和威胁，成为抵御辽国的海防重地和边防前哨。苏轼在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里指出了平安无事外表下潜藏的巨大危机，登州“地近北虏，号为极边”，海防地位重要，靠近辽国，易受海路攻击。“便风一帆，奄至城下”，敌人乘船扯帆，很快就能来到城下。自宋景德年间“屯兵常不下四五千人”，登州已建立平海水军等防御体系，本来应该严密防守，但是，因为承平日久没有战事，“军政不肃”，疏于海防训练，备战松懈，驻军经常被随意调动到外地屯驻，导致兵力分散，防守空虚，水军战斗力下降。苏轼请求立即改变官兵武备废弛的状况，“无处学习水战，武艺情废，有误缓急……并不得差往别处屯驻”“以备北虏，为京东一路捍屏”，不得随意调动兵士外出，以保持海防战力。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后，随即对登州水军进行整编，在蓬莱阁下建成刀鱼寨等要塞加强登州沿海防务，作为京东路抵抗辽军的屏障。

苏东坡建议下的登州水军制度，被之后的各朝采纳和借鉴，在蓬莱构筑严密的海疆防御体系，成为胶东沿海的海防要塞，一直延续至明清。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借鉴登州水军经验，训练水师抵御倭寇，强化海防体系，登州海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“五日登州府，
千年苏公祠”

按说海边最不缺盐，登州百姓却吃不起盐。在《乞罢登莱

榷盐状》里，苏轼提出了罢榷盐状，保护盐业生产和民生的主张。宋朝推行榷盐政策，也就是低价收购食盐，官家垄断经营高价卖出。登州、莱州沿海生产食盐，“居民顿食贵盐，遂至食淡”，百姓吃不起高价盐，结果“灶户失业，渐以逃亡”，造成煮盐的灶户失业破产，“盐积不散，有入无出，若不配卖，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”，官家所屯食盐卖不出去，长期积压，损失严重。“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，决可废罢”，官府无利、灶户赔本、百姓受害、浪费严重，应当废除榷盐政策，同时指出相邻的莱州也是这个情况，要求罢登莱两州榷盐。朝廷批准了苏轼的奏折，“依旧令灶户卖于百姓，官收盐税”。灶户生产的盐可以自由买卖流通，官府收盐税，这样盐价降下来了，减轻百姓负担，增加了税收，苏轼实事求是为民请命，登州百姓非常感激，自发立起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刻石纪念。此政策大大缓解了百姓负担，一直延续八百年直到清朝末年。

虽然只有短短五天，但他忧国忧民、心系苍生，整肃边防、取消榷盐，体恤百姓、勤政爱民是他不变的情怀。当苏轼离任登州的时候，他写下《留别登州举人》：“身世相忘久自知，此行闲看古黄腴。自非北海孔文举，谁识东莱太史慈。落笔已吞云梦客，抱琴欲访水仙师。莫嫌五日匆匆守，归去先传乐职诗。”表达了苏轼对个人际遇、仕途沉浮的感慨，引用东汉孔融“北海孔文举”、司马相如“吞云梦”，战国琴高“水仙”等典故，扩大了历史纵深感，其中还融入诗人的政治抱负，形成清雄豪健的风格。他向登州父老表明，虽然只匆匆做了五天太守，即使离开也要向先贤学习而履职尽责，在回朝之后也不忘解决登州百姓的困难。

登州父老更没有忘记这位勤政为民的贤臣，为表达对他的敬仰与爱戴，元符元年(1098)，人们在丹崖山上蓬莱阁附近建起了苏公祠，登州知州张万宪督建，并镌苏公像于祠内，镌碑以记。苏轼与马默、李师中被尊为北宋在登州任职的三位贤良守臣，成为府城内三贤祠中被奉祀的贤臣之一。苏轼在登州留下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的美谈，清代张弓写诗称赞：“赖有公来官五日，三山万古重蓬莱。”清朝登州知府任璇有诗赞曰：“公来仅五日，此地已千秋。”虽然苏东坡在登州只是短暂的五天停留，但蓬莱这仙山胜地却因他的德政和美丽的诗文得以重焕光彩。他在蓬莱留下了这段美谈，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精彩篇章。

主办单位：
山东黄河河务局
山东数字文化集团
承办单位：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
征文投稿邮箱：
qlwbfnjzg@qq.com